2025.01.20 星期一
编辑 唐 舸 倪维佳
新闻晨报 SHANGHAI MORNING POST

一个City Walker眼中上海老城厢的消失

今天文章的主角是老城厢，观察者是市民指南的老朋友格里董。

格里董是个80后，成长于徐汇区衡山路，却对老城厢情有独钟。

1998年，他偶然开始行走上海。

南市区的小路，他走过几百遍。而十年间，很多市区小马路在他的行走生涯中消失了。

“董家渡地区位于上海老城厢和黄浦区南外滩之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如今的董家渡地区已是高楼林立了，原汁原味的弄堂生活几乎找不到了。可是我们依然能够从附近的路名里，联想起那里曾经的繁华喧闹。”

这段开场白来自《纪录片编辑室》重新剪辑的纪录片《董家渡》，拍摄于2005年。

《董家渡》最后的一镜到底，走过一条条弄堂，伴随着乐队“顶楼的马戏团”的《上海童年》，出现了一幕幕弄堂生活场景：拎着小菜的阿姨、在路边用竹竿晾衣服的阿姨、在路边摘菜的阿姨，喇叭里传出的上海话“居民同志们”，拎痰盂的爷叔，石库门门头，旧版绿色“王家码头路”的路牌，穿着睡衣走过的邻居，废墟中生长出的植物、骑脚踏车经过的少年……

在弄堂里转了无数个弯后，镜头定格在远处建起的高楼上。

一米九的格里董，第一次看的时候流了眼泪。

“顶马的音乐配上最后一段长镜头，我看哭了。我虽然不是董家渡的（居民），但是我看了哭。”

格里董走过不下一百遍董家渡。他走街串巷，收门牌，拍照片，和居民聊天。

可是即便他曾经如此熟悉，却在房屋拆迁后在同一地区迷失了方向。

“那些弄堂我了熟于胸。我记得这里有个路牌，那里能看到南浦大桥。可是2014年元旦再去的时候，原来的道路关系变了，不看老地图我已经看不出了。再过一段时间，有可能路名我也记不起来了。我现在想想羊肠弄、磨坊弄，都不像以前那么清晰了。”

为了让模糊的记忆有一个锚定点，格里董收集了很多门牌。“照片不可能一直看的，路也可能消失，但门牌作为一个实物载体，看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很多次走过那条路。”

格里董收门牌的标准有三：第一，这个门牌对应的房子里的人已经迁走；第二，这条路名未来可能会被注销，地图上不会再有；第三，这条路走出了感情。

符合这个条件的基本都是小马路。格里董收藏的大部分门牌来自南市老城厢。

格里董有一个表格，专门记录这些已经或者可能即将消失的路名，在过去10年里，Excel表已经列到了152条。

“就算你打个8折，也应该有120条以上的市区小马路在我的行走生涯中消失了。”

“小石桥弄、青龙桥后街没了，猪作弄没了，磨坊弄没了，筷竹弄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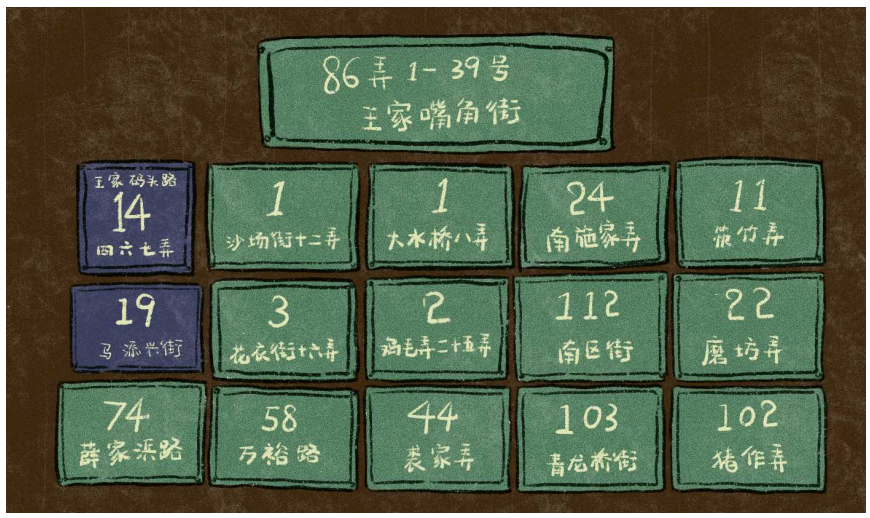
门牌是格里董在行走过程中一块块收下来的。因为长期行走，他和一些居民熟悉了起来，居民有时候也会特意帮他留下老门牌。

“筷竹弄一个老太，看我拿着相机，说小弟你是记者伐，我说我不是，她说那你干嘛的，我说我拍拍要拆的老弄堂，伊讲那你可以帮我跟老房子拍张照片伐。可能因为帮伊拍过两次照片，等到我再去的时候，阿婆一看到我马上叫我，小弟侬等我。她80几岁的人，一路小跑，拿给我个塑料袋，打开是11号和13号的门牌号。”

筷竹弄的阿婆给格里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帮她和老房子合影的时候，知道了阿婆来自安徽，之前住在徽宁路，嫁到筷竹弄60年了。

“深入走这座城市之后，会有感情出现，但是你会直面消失。”

“这些地方太过平凡，没人去讲的话，势必就被这个城市所淘汰掉了。蔑竹街、筷竹弄、竹行码头街，在清代就是竹器加工的一个产业链，这是城市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



诸如老西门、小南门这样的地名，因为有地铁站名，在今天还被提及。但很多地块名称，已经只有上一辈人还在使用了。

“老北门没人讲了。十六铺现在就是外滩的游船码头。”

“老早老西门是南市区商业最发达的副中心之一。以后老西门何去何从，不知道了。也许会被新天地覆盖掉。那些高档的楼盘，不叫老西门地区了，叫新天地商圈。”

“而且老西门已经是地块都发生变化了。”曾经，中华路、方斜路、复兴东路形成一个六叉路口。现在，白云观从原来的西林后路迁到了大境路，方斜路还剩了一段，它被更多人知道的契机，可能是地铁站名。

格里董有很多记忆深刻的时刻，不仅关于视觉，还有听觉。

“白衣街石库门里我听到过有人在练习架子鼓，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年轻、很喜欢音乐的男孩子，外面的拆迁、近百年的老石库门，都与他无关。”

而在行走中，他也意识到消失的不仅仅是建筑和人，还有很多细节。

那些曾经建在里弄天台上的鸽棚，随着居住形式的改变，也慢慢消失。在搬家之前，原主人会给鸽子找新的主人。

顺昌路虽然不属于老城厢的范围，但也在格里董的行走范围内。当顺昌路动迁时，格里董看到“大块头”在出售自家鸽子。“大块头三个字，让我很感动，这种就是消失的（称谓）。”

诸如大块头、长脚这样的称谓，来源于弄堂里紧密的邻里关系。

“小辰光周围叫东东、明明的，即便后来岁数再大，他也还是东东、明明，这种叠字叫起来亲切。”

“上海人一般不会单叫名的，比如大家不会喊我雄飞（格里董原名“董雄飞”），长辈会喊我飞飞。我的好朋友叫隽隽，他们前弄堂还有一个君君（音），发音一样，大家喊大隽隽，小君君。”

格里董注意到顺昌路上的私营小店，不少都是叠字店名，比如东东砂锅美食、玲玲理发店、芳芳裤子店。

“有的叫了一辈子，我连姓都不知道。像隔壁洋房里有个小宁波，我就叫‘小宁波爷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诸如大块头、芳芳、东东这样的昵称，随着建筑形式的改变，也出现了变化。曾经因为居住的紧密程度高，邻里关系近，里弄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公共昵称。

“而新一代人因为不同文化的带入，可能小朋友是英文名字了。这也是随着时代、公共生活的消弭、人的密集度的下降而变化的。”

有些东西没有消失，但也在变化中。格里董观察到老城厢内部复杂的道路网络里，烟纸店是走几步就有一个。甚至可以店碰店，连着开三家。

“烟纸店原来基本是统一天下的嘛。对于大东门这样的地方来说，人民路、中华路上面有全家（便利店），但是（弄堂）里面没有的，不可能所有人跑到弄堂外面来买。每一个路口的烟纸店是他们解决普通生活、应急的一种需要。烟纸店也是很多人解决就业的方式。这个东西，完全消失不太可能，但是它逐步式微。后来工人新村，就有超市了。”

2024年末，在小南门、小东门一带，还能看到每个拐角的烟纸店，有的已经只剩店招，有的还在营业。

“罗森、好德蛮难开进老城厢的小路的，这和道路宽度有关，大卡车也开不进去。清末上海城内热闹的地方，道路宽也就3米，租界最窄的道路规定6米。老城厢可能以前有过超市，也在这个（旧城墙这个）圈以外。”

而随着老城厢步入最后的暮年期，弄堂里的原住民减少，外来租户多了起来。

“他们不会说上海话了，所以芳芳、明明，慢慢也就消失了。”

消失的还有格里董带的city walk线路。

2018年，在上海生活的日本插画师宇山纺，在听了格里董关于董家渡的分享后，问格里董能不能带着自己走一次老城厢。

于是，格里董带着宇山纺走了金家坊一带。

在北孔家弄，他们遇到了两位阿姨和一位爷叔，聊起来之后知道了他们从小在这里出生，虽然已经搬走，但听闻要拆迁后回来拍照留念，回忆往昔。

宇山纺后来把这段故事画进了自己的插画《再见老西门》里，她甚至画出了爷叔阿姨在弄堂的童年。联想到自己在东京的家，她写道：“我在东京的家是在一片空地上建起的新房，我家隔壁、再隔壁的房子也是如此。我住着的地方，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有回忆的地方呢。”

格里董看到插画后很感动：“与老房子的分别我看到过太多次了，但这是最感动的一次，来自一个外国人，她用她的作品记录下了这个故事。”

这之后，格里董开始带日本人在上海city walk。

在大年夜这天，中国人都回家吃年夜饭了，他带日本人行走老西门。

“一些居民会在室外路边烧年夜饭。有些爷叔阿姨看上去蛮凶，其实人蛮不错的。上海人过年烧烤麸，日本人看伊拉烧饭，（阿姨爷叔）还叫伊拉去尝尝看。”

大冬天在室外汰菜、烧饭，排长队买大富贵熟食，这样的场景对日本人来说，是古北之外的另一个上海。

日本人也有很多好奇，他们问格里董，寿桃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买熟小菜？为什么用“丫叉头”把衣服晾在电线上？

他们好奇地买下大富贵的糕团，边吃边走。“他们印象中的上海是鼎泰丰，日本人不是都敢去吃小吃店的。但是有人带着，他们就会尝试下。日本人对糯米的接受程度还是蛮高的。有的人觉得好吃，说董桑我还要去买2个。他们喜欢老城厢，觉得这很浅草，就是市井气很强，比外滩有意思。”

2021年，格里董最后一次带日本人走大年夜路线，因为老西门也面临了动迁。

而他的中文线路中，原先老城厢有6条线路：老西门以北、老西门以南、老西门腹地、城外董家渡、小南门、从豫园到大东门。

过去四年里，老城厢剩下2条路线，老西门和小南门。

到了2024年，这两条线路合并成了一条。

2024年11月16日下午，名为“老城厢的最后时光”的city walk团，从小南门地铁站开始，参与者有20多人。

“我刚才又走了一遍今天要走的路线，因为拆迁区域会封堵，我确认了一下今天的线路可以走得通。刚才看到老西门那边又在拍戏了。”已经征收的区域，时常会成为剧组的“香饽饽”，适合改造置景。

格里董出现在小南门地铁站。他站着做了半个小时的开场白，关乎自己的行走历史，关乎自己对老城厢的感情，当然更多的是老城厢的历史。

“我们脚下的地方，是到唐代初期才冲积出来的。”

“1291年，上海县建立。”

“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建起了城墙。大家看地图，城墙不是正圆，像个土豆，偏椭圆，因为城墙是一段一段建好，再连起来的。”

格里董带大家看了小南门的瞭望塔、永泰街一颗600多年的银杏树、黄家路的锯齿状公房、老城厢弄堂内几步一家的烟纸店、1922年爱因斯坦来过的梓园、龙门邨里各式风格的建筑、曾是上海市市立动物园的敬业中学……

原计划3个小时的行走，最后讲了近4个小时。在夜色中，这一条从小南门到老西门的city walk结束了。

“身边的城市一直在变化。”或许就像宇山纺所写的一样，这里也会空地建起新房，有新的城市界面，当然，对有些人来说，它也是一个有回忆的地方。

文 / 晨报记者 姜天涯
画图 / 二 黑

渝水堂 高价收购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闵行区江川路街道高华新村第三小区联合公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编号：81310112MC2375061D，声明作废。

知名 绿洲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518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626 孤独的我寻同样孤独的你女内科主任医生退休 79岁丧偶无孩党员独居徐汇花园房美丽体贴觅宽厚男经济条件不计一切费用我承担（女付）63337606
C627 可先来我家看看住徐汇花园房大学教授女 73岁丧偶多年孤独无亲人先夫留遗产多房富裕身体好寻和气心善真心男上门（女付）53833358
C628 父母亡漂亮女公务员退休党员女 69岁未婚住徐汇洋房另有多套房薪丰觅89岁内男可入住开支我来（女付）63337606
C629 盼望速婚来我身边漂亮女教师 59岁丧偶未育先夫留遗产独居多套房有车不计你贫富觅体贴关爱男入住可家访（女付）53833358
C630 住徐汇别墅女外科手术医生党员 63岁未婚肤白丰满多套房开厂父母过世无兄妹寻 83岁内男入住我家会把一切交给你（女付）63337606